

开放发展的幸福通途

商洛道路交通发展变迁记之三

陈朝阳 李勇 程静

长期以来,“商洛不通车”是制约发展的瓶颈。20世纪90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,西康、西合(宁夏)铁路的修建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“九五”计划,商洛铁路建设由此破题。此后,铁路复线、“绿巨人”动车组、商洛北站、“商西欧”中欧班列相继落地,如今西十高铁开通、西康高铁即将通车,商洛正从“铁路时代”加速迈向“双高铁时代”,钢铁大动脉为商洛开放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铁路:穿山越岭,激活产业能级新版图

商洛铁路建设起步于世纪之交。西康铁路于1996年12月开工,2001年10月建成通车。途经柞水、镇安两县90.5公里。随着火车穿越秦岭隧道,拉响了商洛铁路时代的第一声汽笛,结束了商洛无铁路的历史。

2009年12月,西康铁路复线工程开工建设,2013年10月全线通车,极大地缓解了西康铁路入川通道运输能力紧张的局面。

宁西铁路于1999年12月动工修建,2001年10月建成通车,在商洛境内设商洛站、丹凤站、商南站。2012年,宁西铁路复线开工建设,2015年12月建成通车。商洛铁路网络初步成型。两条干线在商洛交会,扭转了深山腹地仅靠公路运输的单一格局,成为区域客货运输的骨干通道。

2020年西康铁路、2021年宁西铁路先后开行时速160公里的“绿巨人”动车组,列车速度大幅提升,出行效率显著改善。

2023年4月29日,商洛北站建成投用,实现了商洛和西安两座分布于秦岭南北城市之间的“支线奔赴”,进一步加强了

西商之间的铁路联系,同时为中国康养之都注入新的交通动能。铁路网络的持续完善,让商洛与关中平原、中原大地乃至长江经济带的连接更加通畅,商洛的资源外运、人员往来加速流动,钢铁大动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强劲。

专列:通达丝路,构筑对外贸易新格局

铁路为商洛打开了通向世界的新窗口。2023年4月18日,中欧班列“商西欧”满载35车700余吨价值1200万元的核桃、核桃加工设备、太阳能电池板等货物,从商洛陆港集团始发,抵达西安国际港后,随即搭乘中欧班列长安号,经霍尔果斯出境,途经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等国,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。全程4667公里,历时8天。这构建起商洛直达欧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,是商洛融入“一带一路”与长江经济带的双重机遇。

此后,“商西欧”专列常态化运行,是商洛产品“陕耀出海”的重要实践,不仅使秦岭深处的特色农产品、加工设备远销海外,也推动了物流、仓储、跨境电商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,为商洛外向型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,越来越多的“商洛造”搭乘中欧班列,快速加入国际供应链,登上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。

高铁:追风逐电,开启商洛交通新篇章

2021年,西十、西康高铁商洛段相继开工建设,商洛人的“高铁梦”逐步变为现实。2024年11月,商洛西站主体结构封顶,标志着高铁枢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。2026年6月30日,西十高铁开通,这条穿越秦岭、跨越汉江、连接陕鄂的交通大动脉,拉近了关中平原和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,必将为中西部互联互通、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。

西十高铁起自西安东站,途经西安市、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,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,线路全长约257公里,设计时速350公里。至此,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,武汉、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。西康高铁同样设计时速350公里,将进一步完善商洛铁路网络,强化与关中平原城市群、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系。

高铁的到来,将使商洛全面融入西安半小时经济圈、重庆和武汉两小时经济圈,成为西北地区与中东部地区联通的重要门户。高铁新城等项目加快建设,商洛西站、山阳站、漫川关站等高铁站相继建成,一个以高铁为核心的综合交通枢纽正在秦岭腹地崛起。

交通兴,则百业兴。商洛交通的每一次跨越,都深刻改变着区域发展格局。对经济发展而言,交通网络的完善推动了商洛特色农产品、中药材等资源的外运,促进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,中国康养之都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。高铁的开通,更是帮助商洛打通前往长三角等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瓶颈,为承接产业转移、优化冷链配送等提供交通硬支撑。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加速向商洛汇聚,各类市场主体纷至沓来,为区域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。对民生改善而言,出行时间大幅缩短,出行成本显著降低,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舒适。从过去“出行难、行路难”,到如今实现“出门有高速、抬脚上高铁”,商洛人的幸福感不断增强。对文化交流而言,交通的便利促进秦楚文化、秦岭文化的传播与交流,商洛的历史文化、自然风光被更多人知晓,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。

从商於古道的马蹄声,到高铁时代的呼啸声,商洛交通的变迁史,是一部自强不息、砥砺奋进的奋斗史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,商洛将继续以交通建设为纽带,织密内联外畅的交通网络,为建设中国康养之都、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,让商洛在秦岭腹地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。

一口明代铁钟的“政教”回响

刘 斌



这口明代铁钟,重400公斤。

在山阳县这片秦楚交会的土地上,历史的回响常被岁月掩埋。但悬挂于山阳县城苍龙山脊的一口明代铁钟,却穿越500多年的时光,以浑厚的余音,诉说着古代施政者的初心与担当。

这口铸造于明朝成化十八年(公元1482年)的铁钟,它通体黝黑,高165厘米,重400公斤,钟钮双头龙纹盘踞,钟肩莲花

瓣纹舒展,口沿八卦纹饰深邃。

历经500多年风雨,钟声虽已不再长鸣,但钟身数百字端正清秀的楷书铭文,却依旧清晰地向世人讲述着一位明代县官“为公为民”的朴素初心。

应时而铸 见证治乱兴替

明成化年间,战乱初定。据《直隶

商於古道 秦岭深处的中国记忆

员立亭

连接多个驿站、城池,及险关,担负边关军事、传递、商贸的六百里通道,被朝廷列为全国最早的国道。从广义上看,该地域曾是楚文化的发源地。商於古道既肩负着连接南北、保障朝廷安全的军事与经济使命,更集中代表和保留了这一地域的民俗风貌、古迹遗存、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发展的漫长进程。六百里商於古道,凭借商鞅封邑、武关边塞、商山四皓等历史文化符号代代传承,而古道核心地标武关,南北纵贯十里,多层嵌套的完整军事“城中城”防御体系,更是整条古道文化与军事价值的集中代表。商於古道上不仅有司马迁《史记》中记载的王陵故城,也留存着唐代高僧一行的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,有因被贬而途经洛源驿的唐代财税改革家杨炎,更有生于本地、时称“南有盐官、北有无业”的唐末佛学宗师释无业……这些人与事散落山水之间,被商於古道串珠成链,宛如一部铺陈于大地之上的历史长卷,静待来人翻阅。

商於古道是由两块地域合并而成的古地名,其辖境大半坐落於今陕西省商洛市,核心历史文脉也尽数留存於商洛境内。此地地处秦岭南麓,亦是楚文化重要发祥地。春秋战国之际,商於先属楚地,后为秦国攻取,成为商鞅的封邑。商於古道贯通之后,迅速成为秦连通楚及南方各地的关键要道。秦国掌控商於后,在秦楚边境咽喉筑造关城,即武关。这座古道核心关隘北靠巍峨少习山,南临奔流不息的武关河,自古便是关中京畿的南大门,为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。

据史料记载,秦、楚两国为争夺商於沃土,在此反复拉锯交战,战事多以秦国取胜、楚国落败收场。战国时,秦国张仪意图瓦解齐楚合纵联盟,向楚怀王许诺:若楚国断绝与齐国的盟约,秦国便将商於千里沃土赠予楚国。楚怀王轻信此言,当即与齐国断交,随后派人向张仪索要封地,张仪却当庭反悔、拒不认账。楚怀王勃然大怒,兴兵伐秦,最终惨败而归,楚国国力自此日渐衰微。此后张仪再设圈套,以议和为名诱骗楚怀王亲赴商於,借机将其扣押。楚怀王身陷敌营无力脱身,最终客死咸阳。数年之后,楚国便为秦国所吞并。

秦朝时期,商於古道是秦连通楚、晋及南方各地的交通要道。此道最初为秦国转运军需、支撑战事而开凿,也成为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行军要道,见证大秦扫平六国的壮阔征程。公元前202年,古道再起烽烟,刘邦率领10万大军沿此道直入关中,终结了秦王朝的统治。岁月更迭,商於古道历经多次修缮扩建。唐贞观七年(633年),商州刺史李西华组织民众,沿丹江北岸山谷开凿新路。道路傍悬崖峭壁而修,穿行于密林深山之间。诗人李商隐途经此地,见此壮阔工程,写下《商於新开路》一诗盛赞:“六百商於路,崎岖共国闻。蜂房春欲暮,虎阱日初



《唐代交通图考》商州驛路示意图

曦。路向泉间辨,人从树杪分。更谁开捷径,速拟上青云。”

唐代之后,商於古道经过多次修缮,沿路设立仙娥、商於、洛源、棣花、四皓、桃花、武关、青云、层峰、富水等驿站。这些驿站是古时官道的重要节点,支撑起南北商旅、官差的通行往来,意义重大。如今行走秦岭古道,山崖间还能看见当年凿山修路留下的孔洞,这些依稀可见的孔穴似乎要将那些飘散在风中的故事一一收拢,捧给后人。

商於古道在古代交通运转、南北文化交流进程中,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。回望尘封千年的往事,足以想见古道历历经的悠悠岁月。立身雄奇的武关关前,耳畔似有千年历史回响悠悠传来,引人追索早已消散的历史烽烟。纵观中国文学发展脉络,南北文风自古便各具风貌。魏晋南北朝南北政权分立,两地文化发展路径截然不同,古人对此早有定论:“南人约简,得其英华;北学深芜,穷其枝叶。”

隋唐一统天下,南北之间始有自觉之借鉴与交融。唐初有人明确提出南北文学应“各去所短,合其所长”。话虽如此,要想真的做到南北交流与融合,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过程。贞元年间,福建才子欧阳詹进京应试,及第后取道东秦岭归乡,行至蓝关,山河入目,乡愁与壮怀一时并涌,遂题下《秦岭》绝句:“南下斯须隔帝乡,北行一步掩南方。悠悠烟景两边意,蜀客秦人各断肠。”一句“北行一步掩南方”,将秦岭这个中国地理南北的分界线写得活灵活现。

南北朝梁代文学理论大家钟嵘,在其传世名著《诗品》中,深入阐发了自然万象、人世百态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。他指出,诗之萌生,实为客观世界之

务实清廉 载入名宦青史

杨隆深知,最好的治理不是让百姓恐惧法度,而是官员以身作则,让规矩成为习惯。

据《山阳县志·职官志·名宦》记载,杨隆任内“抚之以宽,施之以恩,讲礼义,明法令,正名份”,不仅续建了县城、衙署、学庙,更做到了“百姓子来,虽劳不怨”。

在当时,诸多地方官员热衷于修建楼堂馆所彰显政绩,而杨隆却选择自筹资金铸造一口“无妄奢靡、只关政教”的铁钟。

从成化十四年到成化二十三年,任山阳知县的九年里,杨隆恪尽职守,正礼义,明法令,深受百姓拥戴,最终被列入山阳县名宦祠,成为当地历史上最受尊崇的知县之一。

古钟今鸣 叩问为政之德

日月如梭,当年的县衙早已化为尘土,但这口铁钟依旧高悬于苍龙山。它见证了一个县治从无到有的艰辛,更铭刻了古代官员最朴素的执政理念——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不在奢华,而在务实;不在政绩,而在民心。

今天,当我们仰望这口古钟时,听到的不仅是历史的余音,更是一声跨越时空的叩问:每一位手握公权之人,心中是否悬挂着一口“警钟”?时刻提醒自己,何时当“鸣”?何事当“止”?

这口明代铁钟,回响着古人清廉自持、勤政爱民的坚守,更鞭策着今人不忘初心、廉洁奉公的担当。以钟为鉴,以廉为魂,廉洁奉公、勤政爱民,方能让清风正气代代相传。